

論語經正錄

論語經正錄

淡澤 王肇晉 學

男 用誥 述

子路第十三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喪倦

朱子語類

寓錄

欲民之親其親我必先之以孝欲民之

事其長我必先之以弟

又

賀孫錄

凡以勞苦之事役使人已須一面與之做方

可率之如勸課農桑等事須是己不憚勤勞親履畝
畝與其句當方得

饒雙峰曰大凡事使人爲之則易身親爲之則憚其
難先之勞之皆不優於己之事所以易倦況子路勇

者易得始勤終怠故夫子以喪倦勉之

王宇泰曰問勇者喜於有爲如何又易倦曰喜於有爲祇是意氣程子云此意氣能得幾時須是喪所喜喪所厭祇平平常爲之始是喪倦是爲可大可久之事業是蕩蕩平平之王道

鹿伯順曰論政而以身先非好爲責備身不先人自不從此天地間不易之機竅喪倦不在先勞外先勞之所以難者政以易倦也先勞豈一二日可報最者請益二字原自不患旨

孫夏峰曰上下文祇一意聖人非因子路所長迪以先勞是萬古治亂盛衰之所繫非因子路所短益以喪倦是萬古自治而亂自盛而衰之所繫

陸稼書曰先勞遯時不然遯處不然先之於隱先之於顯勞於處常勞於處變先勞不專爲民而然實已自當盡之道理若云我先而民不敢後我勞而民不敢逸尙落後一層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朱子論語或問或問程子之說何以言人各親其親然後能不獨親其親也曰此所以明夫人必各舉其所知然後可以得其所不知也

朱子文集

答李守約

程子之意固非謂仲弓有固權市恩

之意而至於喪邦但一蔽於小則其害有時而至此亦不爲難矣故極言之以警學者用心之私也

許白雲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集注意作三節說或問有一家祇就有司說大意謂既先有司則有小過當赦有賢才當舉通釋推此意謂赦小過故常人可以自勉舉賢才故非常之人可以自見此說尤委曲詳盡

崔東壁曰人之才不必皆長而事亦往往有棘手者法太密則人皆有慮患避事之心以因循爲得計而事之廢弛者多故小過不可不赦也庶官不得其人則雖先之赦之而亦喪益於事故所重尤在舉賢才有一官卽擇一能治此官者而付之理則身不勞而政畢舉周公立政之篇所以必以三宅三俊爲要務也此雖爲爲宰者言之其實治國治天下皆若是而

已矣

饒雙峰曰仲弓之心不如聖人之廣大仲弓以己之聰明爲聰明聖人則以天下之耳目爲耳目如仲弓之言局於所知之有隄如聖人之言則未嘗求其盡知自喪往而不知雖合天下之賢才舉而用之可也蓋好德人有同心推賢人盡響應俊乂可以咸登羣策可以畢舉豈必士盡我知恩自我出邪嗚呼大哉胡敬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聖人舉事動得其要此簡易之道

孫夏峰曰以天下之治付之天下之人至用天下之人亦仍付之天下之人總是持寬大尙體要我與天下俱遊於簡易之中

汪雙池曰夫子告它人爲政皆矯其所偏此告仲弓爲政是成其所近先有司赦小過皆寬洪簡重之道也

又曰仲弓慮喪以盡知一時之賢才亦是心體大處及夫子云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則廓然大公仲弓之慮適見其小矣祇我知我舉人知人舉僂已喪所不包謂人感我好德之心而各舉亦可謂人知之而告我亦可謂我所舉之人汲引同升亦可卽我未及舉而它人舉用亦可總之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各主一偏徧見紛還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

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喪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喪所苟而已矣

朱子語類

植錄

事不成是羣說事做不成禮樂不興是

竝此理亦喪矣禮樂是事之理安頓得齊整有次序便是禮喪葬爭之意便是樂

又

太偶錄

大凡事須要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事不成則

禮樂喪安頓處禮樂不興則喪序不和如此則用刑罰者安得不顛倒錯亂

又

寓錄

就衛論之輒子也蒯賈父也以兵距父是以父

爲賊多少不順其何以爲國何以臨民事旣不成則

顛沛菲亂禮樂如何興刑罰如何中明道所謂一事
苟其餘皆苟正謂此也

又

安卿錄

問胡氏之說是論孔子爲政正名事理合如

此設衛君用孔子孔子旣爲之臣而爲政此說亦可
通否曰聖人必不背北面喪父之人若輒有意改過
遷善則孔子須先與斲約如此方與之做若輒不能
然則孔子沒不爲之臣矣

朱子文集

答范伯崇

熹嘗問李先生瞽瞍殺人事先生曰

劓瞍父子祇爲喪此心所以爲法律所縛轉動不得
若舜之心則法律縛不住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求
仁得仁何怨之有熹嘗以先生之意參諸明道及文
定之說竊謂劓瞍父子之事其進退可否祇看輒之

心如何爾若輒有距父之心則固喪可論若有避父之心則衛之臣子以君臣之義當距蒯瞶而輔之若其必辭則請命而更立君可矣設或輒賢而國人不聽其去則爲輒者又當權輕重而處之使君臣父子之間道竝行而不相悖亦必有道苟不能然則逃之而已矣義至於此已極精微但不可有豪髮私意於其閒耳來諭以謂蒯瞶之來諸大夫當身任其責請命於天子而以逆命討之是矣但又云輒不與謀其事避位而聽於天子則恐不免有假手於大夫以距父而陰幸天子之與己之心焉掩目盜鐘爲臯愈大又云遽然興師以脅其父於人子之心安乎自衛國言之則興師以距得專於先君而不當立之世子義

也自輒言之則雖己不與謀而聽大夫之所爲請命於天子而討之亦何心哉來諭本欲臣子之義兩得立意甚善但推而言之便有此病似於輒之處心緊要處看得未甚灑落所以如此故愚竊謂輒之心但當祇見父子之親爲大而不可一日立乎其位自始至終自裏至裏祇是一逃而太之優喪一事都不見其它方是直截

丹蟬菴

觀祖

引劉氏曰或問孔子正名當何如曰使

衛君虛心待夫子爲政人不與適政不與閒惟惓惓於父子一本之旨感動主心而以天理民彝之不容泯滅者轉移國人之觀聽使輒翻然悔悟迎父瞋而遜之位崩瞋卽晏然受之猶愈於輒之立也或曰均

一叛父也舍輒而立賔於義何居曰此專爲衛輒言
非爲蒯賔言當立也蒯賔父子之倫彼一時也輒父
子之倫此一時也時移事異舍見在之綱常而膠先
君之成事是重之逆也使蒯賔稍有人心旣反國而
不自立然後輒不得已而受之而所以處父子者克
盡其道度幾名分肅而人倫正矣曰使以夷齊之義
揆之則父子俱所廢以立公子郢爲正乎曰廢輒立
公子郢周天子義也非臣子可得而議也曰後世垂
霍光趙汝愚乎曰以孔子處衛必常有潛移默奪之
權不至爲霍趙之事如感格得輒父子則已父父子
子矣何必郢賢然而衛雖待正而孔子終不仕衛者
亦以衛事已定而輒之逆天理害人心者終不可與

爲善也亦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而已

王船山曰胡氏立郢之論雙峰辨其非是甚當孟子所言易位者唯賢戚之卿可耳據馮厚齋所攷子路此問在輒立十二季之後雖賢戚之卿爲之已晚矣春秋書齊弑其君商人商人弑君之賊齊人君之而又殺之則書弑豈有十二季之後業已爲之臣而敢行廢置者乎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夫子不距而但言正名則固許委贄於衛輒之廷矣聖人因時措宜視天下喪不可爲之事豈介介焉必立郢而後可哉輒之舉不在於得國而在於距父則靈公初薨輒未偁兵以距蒯瞶卽爲天子方伯者立輒亦喪不可天子方伯固立輒輒固不立而讓其父然後以大

義抑輒而使立焉仕蒯瞶於王國可也迎蒯瞶以終
養可也蒯瞶怙惡不聽天討且加而後輒可逃也輒
逃而君衛者猶有靈公之嫡孫疾在而不必郢此中
子之所以君孤竹也然凡此者天子方伯任之而非
臣子之事故夫子且許之爲政而曰必也正名乎則
亦就其旣陷於臯之後弭其距父之惡去禍祖之名
迎父以歸養而已蒯瞶之爭輒激之也輒之逆南子
之黨成之也輒而正名以迎養得夫子以爲之相則
蒯瞶之安於歸而就養亦可十九得也使其不然而
輒乃有逃之一策在顧其逃也須待之蒯瞶歸而不
戢之日爲臣子者何事豫爲非常之舉動輕與廢立
之爲哉

用語謹案胡氏之說朱子集注載之饒雙峰
謂若欲行此須是孔子爲衛世卿而有權力
王船山亦以已爲之臣而行廢置爲疑皆於
朱子之論未審朱子荅范伯崇云進退可否
祇看輒之心何如若輒有距父之心則固垂
可論若有避父之心而必辭則請命而受立
君可矣又語類云須先與斲約如此若輒不
能然孔子決不爲之臣是所謂夫子爲政者
是輒改過遷善舉國以聽而後爲之正名也
所謂具其事之本末告諸天王請於方伯者
是輒避父辭君位不居而後如此行之也使
輒不悔禍孔子決不爲衛國之政胡氏以子

路會輒之會爲非義意可知矣安得以世卿
易位廢置之說相比而議之哉

黃薇香曰蒯瞶喪幾諫號泣之誠以刃刺母迨其父
執母手以登臺力窮而奔出奔以後其父若母必徵
成其平日之不孝而畢愈彰靈公受晉趙鞅援手之
辱誓不服晉民亦公憤而願受五伐之苦蒯瞶奔晉
主鞅旣失子道復授敵以覬覦之謀尤衛人所心廢
者靈公旣卒國人以嫡孫當立而立之蒯瞶於父喪
未葬以讐師襲國父灰之謂何又因以爲利且趙鞅
有積忿於衛因偕之以誅滅蒯瞶不能止之衛人
於是欲距鞅不能不距瞶公穀二傳有以王父命辭
父命之文此衛人距敵之說不得已而出此也厥後

蒯瞶返國周之命辭有曰弗敬弗休曰悔其可追益
見瞶之立非周天子意矣且有子貢子路皆聖門高
弟疑夫子之爲衛君疑讓國將貽後怨而以名爲難
正豈不謂使輒讓國犯其所難而事未必行即使輒
能讓國而告之天王詢之眾議得國沒非蒯瞶此子
路所以言奚正子貢所以直窮其怨與然則夫子以
求仁責輒何也蓋瞶之不宜得國公論也非輒之所
得言也輒苟悔距父之非心所安惟有讓國於父而
已讓國於父非己所得專告之天王詢之眾議而父
之能得國或不能得國付之公論而已輒所爲求仁
得仁而喪怨者其立心必如是不可有利國之心也
若夫子之籌畫衛事必有進於是先儒謂夫子必使

輒讓國於公子郢或謂輒不得棄父讓郢祇可逃而
去之或又謂公子郢淩不肖立惟別立一人而輒以
身從父或又謂春秋經既書世子則國爲世子之國
或又謂當日之名必不能正而必也正名是教子路
之不仕衛俱於事情未核式三謂蒯瞶不諫母而忍
於殺忘父之讐倖父之死乃依其彊大以求入此舉
之彰明較著凡人不得欺者則輒縱讓國而瞶之不
宜得國可知瞶不宜得國則宜得國者非輒而誰當
是時奉周天子之命以平定衛難明告瞶以不得立
之義瞶不能不服且輒苟有讓國之誠瞶之怒必解
瞶怒既解而知己復喪得國之勢將有改圖爲瞶計
者必謂國立它君不如立子而安官於迎養之日輒

於是可立矣夫輒以讓國爲正使輒與蒯瞶俱不得位而別立一君輒盡其仁心而已所荅子貢之問是也若蒯瞶就養而輒得立瞶不欺已死之父以爭國輒不距出亡之父而得位此名之正所以可言可行也

吳可堂曰此禮樂非玉帛鐘鼓之謂事事物物得其理而後和之謂也名不正言不順則事物之間顛倒乖戾禮樂何由而起乎事失其理而不和故慶賞刑威喪一中節獨言荊罰者舉其害之重者言之荊罰所及非不善之人則民莫知趨避之路矣將安所置其手足乎自名不正推而至於民喪所措手足聖人洞燭事情深達治體如此

黃薇香曰王道不外彝倫而家人莫重於父子孟子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又曰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本孝出治父子之倫爲重也治國者不正一家父子之名而欲正一國之父子喪諸己而求諸人言之則一己多忌諱之私而事亦阻窒而不成矣禮樂刑罰事之大也禮莫大於父子之序樂莫大於父子之和刑罰莫大於不孝三者失而事之不成甚矣是以治世之要務在彝倫攸敘

王方麓曰事有根本理有關要一念差則其餘皆差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父子君臣名分之大豈可苟哉衛國之人以蒯瞶得臯出奔而輒嫡孫當立遂至不父其父而禍其祖此所謂苟也及蒯瞶來爭遂至以

兵距父陷成大惡原輒始初父子之良心何嘗泯滅祇緣不能辨義正名於先苟於一事遂至其餘皆苟故夫子因子路問爲政奚先而荅之曰必也正名蓋以爲事莫先於此也

孫夏峰引或曰須想正名第一層正則必不可苟苟則非正全在心術隱微反求天理人情恰當處衛輒距父總是苟且得國總是心不正根源一壞縱鋪張治具到底事事錯亂孔子先正名卽拔本塞源之治不如此必不可以爲政

李厚菴曰正名者如告齊景公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子路亦知夫子意有所指而遂以爲迂此所以率事亂邦而不悔也夫夫子而爲衛則必待衛君感悟

而求所以處於父子之間非特正其名而已也顧聖人之辭從容含蓄言正名則實事在其中矣子路未喻其意以爲夫子當此之際而欲正名則空言而不可施於事夫子言如此者正欲使其可行也夫人倫乖亂則發號施令其誰服之率作興事其誰勸之教化刑賞以何爲衷不可一日而立於臣民之上矣奚其爲政哉

姚憺抱曰朱子謂孔子雖有正名之說告子路然終不分曉痛說與它使不仕孔慍此事不可曉攷孔子在衛與子路論爲政時其時孔氏乃慍之父文子蓋子路尙未仕於孔氏故得從子反魯仕於季氏及以不肖要言於小邾叛臣始與季氏不合而左檀弓子

路公魯章正此時事意至於衛爲孔悝所招而入其家此孔子所未及料者喪由預告以事悝之不可也若枉衛時居其國不非其君大夫但言正名義亦分明惜子路迂之終不悟耳其情事曲折意是如此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金仁山曰所賢學於聖人者以大學明德新民之道修己治人之方也而樊須以學稼圃爲問故夫子以不如老農老圃距之責之至矣而又以小人名之繼以大人之事言之可謂明盡然觀四方之民至焉用

稼之語則樊須所欲學蓋欲如許行爲神農之言者
孟子闢許行章又此章之注疏也農圃同一事秦所
謂種樹之書漢所謂農家者流是也

陳器之曰問若大舜伊尹皆躬耕畎畝習農圃事何
聖人溪廣樊遲曰遇此時則習此事遊聖人之門所
學者何事

輔漢卿曰在己者皆盡其道在下者各以其類應之
所謂正己而物正者非大人之德其孰能之

王方麓曰如晉文公以民未知義出定襄王以示之
義又伐原以示之信大蒐以示之禮優見禮義信不
出於平素而以力假之非其誠也謂之曰好正見禮
義信出於中心而積素有素非以聲音笑貌襲取一

時敬服用情蓋有不期然而然者在君子惟知爲吾道之所當然而已非有心於其敬服用情也然人自歸之此可見大人以道德風教爲主爲斯世主禮義之責則自有爲之耕稼者豈必自耕稼哉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

黃勉齋曰問詩三百篇人皆讀之而達於政能專對者何其少邪曰亦視其所以讀之者爲人邪爲己邪誦說邪踐行邪鹵莽邪精切邪二者之不同而能不能判矣驗之於心決洽而通貫體之於身切實而專塙則亦奚不能之足患哉

王方麓曰古之通經者不但明其理而能見於用直

是性情心術與之俱化降之漢初諸儒專門師授猶能守其一經出足以斷國論自章句辭章之學興後之窮經者安復有此

黃薇香曰政之大本莫先於正心修身詩則舉一代之盛衰必推本於在上者一心之好惡一事之興廢而大本著矣政之由本而推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必以正萬民而宏政之用詩則備舉斯民飲食男女常情隱曲之感使誦之者知體民之情遂民之欲必出於至纖至悉大學之所謂絜矩孟子所謂得民心有道者胥具於此故夫子望其授政而達也使臣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是專對之道也專對望

於學詩者人雖有不平之鳴而本之詩則溫柔雖有相尤之語而本之詩則敦厚博而不闕於理雅而不病其俗皆詩之教也其不能者口誦故也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鹿伯順曰解在大學齊治章夫子看破此機竅永不
可易正己而物正天德王道一事也

王船山曰其身正矣言必正言行必正行利欲不能干邪說不能惑則不待施教於下而臣盡其官常民守其恆恣自然化行而俗美矣如其身之不正也雖秉正以施令而習尙且成恣徭勞而刑亦不畏其賊從之故爲政不在多言惟力行而已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蔡覺菴曰案史記載此語在魯哀公衛出公之季時
魯之君不君臣不臣衛之父不父子不予二國之政
喪大相遠故夫子云然其後哀公孫邾出公奔宋皆
成於越

鹿伯順曰本兄弟之國其初尊尊而親親明德而慎
刑甚有道也今君臣父子之閒綱紀淪沒夫子此歎
意微而顯

王船山曰魯與衛其不自彊力而役於大國勢之相
若也其或亂生於君臣或難發於父子喪道之情事
亦相若也乃自其政言之則先王先公之典皆出於
文武成康之制而姦邪雖執國柄猶多君子以存其
典禮而不敢過爲變恣亂紀之事誠得而爲之以變

魯者變衛可也而惜乎其不知救將絕之治統於十
一也

子謂衛公子蒯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
富有曰苟美矣

朱子語類

錄之

公子蒯所爲正合道理恰好處常人

爲室不極其華麗則牆崩壁倒全不理會子蒯自合
而完完而美循循有序而又皆曰苟而已初不以此
累其心在聖人德盛此等事不足言在公子蒯能如
此故聖人稱之

王宇泰曰顏氏家訓曰禮云欲不可縱志不可滿宇
宙可臻其極情性不知其窮惟在少欲知止爲立涯
隄自公子蒯始有時偃曰苟合於心已足矣不求完

美特其世祿之家又能撙節日引月長自然富有而公子荊始願不及此也知足由於少欲少欲易於入道故夫子脩之以風當時之世祿怙侈成風者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金仁山曰制田里薄賦斂此富之之實事也制田則畫井授田一夫百畝以出穀粟而養其口制里則在田在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以出布帛而養其體與凡市廛之制薄賦則省起兵役薄斂則不多征稅立學校明禮義此教之之實事也古者二十五家爲閭而有塾五百家爲黨而有庠遂則有序國則有學教之禮以制心使之悉由於規矩準繩之中而不肆教

之義以制事使之悉由於當行之方而不越

孫夏峰曰漢荀悅云人不畏死不可懼以辜人不樂生不可勸以善故在上者先豐民財以定其志是謂養生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扑以加小人化其形也若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途是謂章化案悅此語與孔子富教之說相發明而推言其弊尤見不可不富不可不教之意

陸稼書曰庶哉一歎是老安少懷之心富教是安懷實事不廢亦應使富未富亦不可棄教庶富教雖有次序祇重在富教不可須臾緩有及是時明其政刑之意一則此時太先王之世未遠井田之制猶存卽

學校亦未有異民之學整理尙易此望之之意也一則風氣漸趨於薄上不富之彼將自謀富黠者必操奇贏以網利彊者必恃豪暴以恣取上不教之彼將自爲教君子與君子必以學術相勝負小人與小人必以意氣相倚伏一切貨殖游俠異端之徒將裸出於天下此憂之之意也富教之道聖門弟子平居必講明條目如周官王制之所載故丹有不復問今處古制旣湮之後須就經典中一一求其實事

子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季有成

湛甘泉曰何以朞月而已可也治淦立也何以三季有成也治化行也淦可以速立而化不可以速行也張南軒曰三季之所成者卽其朞月所立之規模也

汪雙池曰三季者一成之候古者三載攷績有成者盡於制品節之詳悉裁成輔相之道政立於上民化於下爲政者至此垂復要有化爲但使教思垂窮容保民垂疆則漸摩日淡而仁可至

楊賓實曰三季有成成是綱舉目張未能垂一民之不仁也堯舜文王孔子若承大亂之後而爲治皆須世而後仁正與後章王者垂異非有優劣也

王船山曰朱子謂聖人爲政一季之閒想見已苟不好之事都革得盡不如南軒所云三季之所成者卽其朞月所立之規模爲淡見王道施行之次第也儒者任天下事將平日許多悲天憫人之心因棄權得位迫爲要張祇此便近私意而國體民命已受其剝

落矣想聖賢開治平之業與爲學一致爲學必先存理而後欲可遏有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之本以貞勝於敬義而慎獨之功乃以不惑爲治必先建德而後弊可革有關雝麟趾之精意行乎家國則兔置之野人江漢之游女垂患其雄心治志之不一向於正也醫家有穀氣昌之說正合此理若惛惛然以革弊爲先恐易附硝黃之以誤人不少況當夫子之時尤久病羸弱之國不可以壯季盛氣之治療之者哉

子曰善人爲邦百季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

朱子語類

義剛錄

問集注云民化於善可以不用刑殺

恐善人是使風俗醇朴若化於善恐是聖君之事曰大槩論功效如此其淺淺在人善人積累百季自能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二
使人興善不陷於刑辟如漢文景如此後海內富庶
豈非勝殘去殺如漢循吏亦有效陳太邱卓茂魯恭
一縣令亦能如此息其所以致此效處如何

汪雙池曰愷大成裕明伯有功二者難兼使善人而
充之以學則經綸設施何待百季而效亦不止此柰
明伯之人或英明太過不能如善人之循循善入故
聖人深歎善人之化也然此言也其亦以王者不可
得見而思其次抑睹當世政刑之治而惕然於中目
王者必世而仁善人百季而勝殘去殺王者親賢樂
利可垂數百季之久而爲萬世法善人勝殘去殺善
人一沒而治績隨隳矣蓋百季之閒浸灌以幾一治
而垂許謨遠圖足以維持長久垂盛德大業足以昭

示來茲此終以其質美未學所以不能入聖人之室而升治道於大猷也

用誥謹案上條朱子教門人思善人之實心實政故云不必較聖人善人之優劣此論善人不及聖人外注尹氏意也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朱子語類

植錄

自一身之仁而言之此道理浸灌透徹

自天下言之舉一世之仁皆是此道理浸灌透徹

鹿伯順曰中庸悠久所以成物卽此意

王船山曰仁者疴蟬相知哀樂相感之謂也王畿與侯甸喪殊治也天子與庶人喪二心也君子與野人喪異意也故大禮行焉大樂興焉和同而化各安其

土而互相愛豈易言哉如有王者撥其亂反之正以仁育之以義感之以信孚之止戈省刑生理裕而肯災不作必世之久化成焉然後可得而致也

黃薇香曰必世後仁者鄭君曰周自太王王季文王武王賢聖相承四世周道至美武王伐紂至成王乃致太平由承殷紂敝化之後故也鄭君注見詩皇矣篇禮緇衣篇正義然則王者承亂漓之後統天下以歸於仁非三十季不可周季亦如此也漢書食貨志民三年耕則餘一季之食二十七季還九年食然後以德流洽禮樂成焉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王制言制國用以三十季之通孟子言菽粟如水火而民仁班氏以解此經亦一義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朱子論語或問鼂氏以爲此專爲爲臣而發理或然也

王船山曰士出而從政則規諫以正吾君靖其以正同列修職以正有司守法以正百姓皆其任也上下正而道喪不行功喪不立雖然豈求之君民上下哉苟行不營私志不崇欲言必法言行必善行而正其身矣則上不我尤下不敢慢而於從政乎何有如其不能正其身也以私而背公以利而棄義以怙淫敖慢而自恣則爭於廷令於野而欲以正人反顧己躬先自媿矣人將繩我以禮而糾我以法將如之何

冉子過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

孫夏峰曰魯政逮於大夫四世矣康子與冉子謀者固政也曰有政實對也而不知失辭也夫子嘗曰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故一聞其言而正其失曰其事也

王船山曰上下之亂也先竊其實而猶存其名竊之已久則竝其名而竊之至於竝竊其名而不忌而大亂遂不可解君子欲正其所竊之非必先急奪其名夫冉子所議明爲魯之大政而夫子若爲不知以昭國典以正公私之名一言而大恣昭焉此欲正其實必先正其名之大義也

黃薇香曰集解馬曰政者有所改更匡正也事者凡
所行常事也如有政非常之事我爲大夫雖不見任
用必當與聞之釋文引鄭君注朝季氏朝政在季氏
議因革者在季氏之朝尤夫子所譏也晉用荆鼎夫
子言宜守唐叔所受之汾魯用田賦夫子告以有周
公之典在率由舊章聖心所樂若有大事紛更正當
會集公朝詢及國老故曰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所
以抑季氏教并有知國之舊典不可輒謀更張於私
室也鄭君注君之教令爲政臣之教令爲事見禮檀
弓正義式三謂革故鼎新主於君者謂之政常則臣
下奉行者謂之事鄭君注義與馬注通

方氏

觀旭

曰周氏注謂罷朝於魯君鄭君注以并有

臣於季氏以朝爲季氏之朝集注用鄭說案左氏哀
十一季傳季孫使丹子從於朝俟於黨氏之溝可見
家臣從大夫之公朝僅得俟於朝中之地垂朝魯君
之事其朝於大夫之私朝者則左氏襄三十季傳鄭
伯有嗜酒朝至未已朝者曰公弔在魯語公父文伯
之母如季氏康子在其朝與之言弗應康子辭於朝
而入注云辭於家臣是其證也禮玉藻云揖私朝輝
如也登車則有光矣注揖其臣乃行玉藻又云朝辨
色始入先視私朝然後朝君猶當辨色之時則家臣
之還自然宜早此子所以問丹有還朝之晏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
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

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子喪樂乎爲君唯其言而寡予違也如其善而寡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寡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金仁山曰幾通釋皆訓爲近以言不可若是爲句則四幾字皆訓近語意爲通定公問人之嘗言有何一句卽可以致興喪者夫子荅之曰言不可若是蓋古今興喪亦多端不可一句隄定然亦有一言近之者如人之言曰云云豈不近於一言而興喪耶

用誥謹案集解引王氏孔氏皆訓幾爲近幾近爾雅釋詁文易月幾望詩維其幾矣幾竝

訓近

蔡虛齋曰夫邦之興喪亦必由於積漸豈有一言便能興喪故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然能因一言而知所謹則可以興邦因一言而恣所欲則可以喪邦雖於敬肆之分積案將去乃能興喪而實皆因一言以致之故曰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焦廣期曰定公之問猶子貢問一言可以終身行耳謂有易視興邦之心者亦曲說也

黃薇香曰言莫予違則諛諂所蔽禍患所伏而人莫之告自古喪國之禍多由於此陸敬輿所謂天下大慮在於下情不通所謂忽於戒備逸於安居憚忠骸之拂心甘諛詭之從欲不聞其失以至大失也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朱子語類錄近者說而遠者來則大小彊弱非所論

矣

黃勉齋曰此非有意於求其說且來也有意於求其說且來則必有不說不來者矣行吾之所當行而其效如此乃所謂政

汪雙池曰葉公時遠人叛楚葉公問政蓋有意於服遠霸國餘風也夫子以得民心示之則得民心當自近始意謂能使近者說則遠者來矣

子夏爲莒父宰問政子曰垂欲速垂見小利欲速則不逢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黃勉齋曰事之久速有自然之次第大小有自然之

分量循其自然之理而無容心可也一有欲速見小利之心則私心而非正理矣宜其不達而大事不成也

鹿伯順曰大事一成勝小補萬倍見小利則大利當興大害當革者皆以小有所不能割而坐墮其成矣此千古之通患也

李厚菴曰欲速者心之躁見小利者心之私二者有陰陽之不同而其病亦相因凡大事未有速成者故欲速者其見必小心存於久遠則不爲利動故見小利者恆由於欲速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

中矣

朱子論語或問或問父子相隱之說曰邢氏引律大功以上得相容隱告言父祖者入十惡以爲得此意善乎其推言之也至於本章之指則楊氏之說本乎情謝侯氏尹氏之說本乎理今試以身處之則所謂情者可體而易見所謂理者近於汎而不切然徇徇夫易見之近情而不要之以至正之公理則人情之或邪或正初喪準則若之何其必順此而皆可以爲直也邪苟順其情而皆可謂之直則霍光之夫婦相隱可以爲直而周公之兄弟石碯之父子皆拂其情而反陷於曲矣而可乎哉

趙鐵峰曰今律大功以上得相容隱告言祖父者入

十惡則典禮亦爾而葉公以證父爲直者江熙云葉公見聖人之意動有隱諱故舉直躬欲以此言嘗毀儒教抗衡中國夫子荅之辭正而義切荊蠻之豪喪其誇矣

陸稼書曰情與理必相準天理內之人情乃是眞人情人情內之天理乃是眞天理直躬證父此人情外之天理也霍光夫婦相隱此天理外之人情也夫子所謂父子相隱乃爲天理人情之至

馮厚齋曰人之生也直蓋天理也順理爲直未有逆天理而可爲直者楚在南服淪於夷狄喪有講學來直躬而至於喪父其過乃如此

吳可堂曰直天理也父子之親又天理之大者也二

者相礙則屈直以伸親非不賢乎直也當是時父子之情勝而直不直固有所不知也陳司敗以隱君之惡爲黨葉公以證父之惡爲直從知直之爲公黨之爲私而君臣之義父子之親乃有不察微夫子則一偏一曲之說起而仁義塞矣

鹿伯順曰認直之差至取證父求理而不求諸心祇在形迹上比擬遂至於此夫子以隱爲直喝出天理之眞面目蓋隱非直而在父子則直也

張芑山曰相隱內寓義方之訓幾諫之道須想其積誠感悟父子一體關切不能自己之意此卽原來直遂之本性故曰直在其中非專指容隱爲直也

何義門曰何故隱正謂其事於理有未安目則就其

子路第十三
隱時義理昭然自在是非之理卽在惻隱羞惡之中
竝行不悖在中之解如是原喪所枉也苟有過人必
知之直之至矣

彭魯岡曰何謂直曰率性直也矯性枉也故忠告善
道爲直激切非直也父子相隱爲直暴發非直也捐
讓周旋爲直簡率非直也危行言孫爲直激論非直
也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
棄也

朱子語類

不知何氏錄

孔門教人多以數語能使人自存

其心如居處恭纔恭則心不放

又

時舉錄

此道理須要到處皆在使生意喪少閒斷此

三句動靜出處待人接物喪所不該私意自喪容處

又

南升錄

問如何雖之夷狄不可棄曰道不可須臾離

可離非道須是喪閒斷若有閒斷此心便死在中國
是此道理在夷狄亦是此道理問居處恭執事敬與
人忠時私心喪喪著處曰若喪私心當體便是道理
又椿讀書須是自己日用躬行處著力如居處恭執
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與言忠信行篤敬
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
哉此二事須是日日黏放心頭不可有少虧欠處此
最是爲人急切處切宜體之

黃勉齋曰居處指幽獨而言未有事者也執事指應
事而言未涉乎人也與人指接物而言則涉乎人矣

能恭敬而忠則天理常行而人欲不萌矣又能垂適而不然則流行而垂閒斷仁之爲道訣外於此

薛敬軒曰居處恭執事敬存吾心之天對越在天之天卽顧諟天之明命畏天命尊德性之謂也

孫夏峰曰祇在平居應事接人之閒操存此心所謂隨時隨事體認天理是也程子謂是徹上徹下語若曰小則樊遲可用大則堯舜不過

李恕谷曰三者合則肅容以存心小心以善事立誠以接人而垂頃刻之離仁其純矣

朱止泉曰居處恭三字最精最大中間有許多講習擴充省察克治涵養玩味功夫皆不離此三字起手在此結局在此非用數十季功夫透盡始終曲折不

能深信其統會於此也

張孝先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涵養省察之功於此爲切

崔後渠曰孟子曰學問之道求其放心而已矣條目不具奚以求心故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其存心之方乎夫心火屬也火麗物而後有形心宰物而後有造異端之言異焉曰靜則心定而理自見喪待乎學矣是猶舍耒耜而言耕也

家懋思先生曰恭與敬如形影然未有內不敬而外能恭亦未有外能恭而內不敬者此與忠信忠恕之相關一也然自誠身而言則恭較緊自接物而言則

敬爲切自初學而言則恭不如敬之力自成德而言則敬不如恭之安故敬字功夫細密恭字氣象闊大先儒言恭敬之義不外乎此此章注云恭主容敬主事恭見乎外敬主乎中四語盡之矣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

朱子論語或問曰行己有恥爲使不辱君命亦何足以爲高而夫子以爲士之上耶曰是二者汎而觀之雖若僅免於羞辱然嘗反諸身而度之則能充其實

者正不易得程子所謂篤實自得者正謂此也曰硜硜小人而亦可爲士何也曰彼其識量雖淺而非惡也至其所守則雖規規於信果之小節然與夫誕謾苟賤之人則不可同季而語矣此與不得中行而取狂狷同意故下章言之

朱子語類

時舉錄

問程子曰子貢欲爲皎皎之行問於

人者夫子告之皆篤實自得之事謂子貢發問節次正如此曰子貢平日雖有此意患然此章大段平實矣凡此節次皆是其要放平實去做功夫故每問皆下到問今之從政者何如卻是問鎔聖人云何足算也乃是爲其截斷也

孫夏峰曰非恥其卑汚恐行有所歉而已之分量不

完不但使於四方不辱君命是恥字作用卽孝弟信果皆有恥中人也今之從政則喪恥之流也

吳竹如曰所謂有恥非徒抱羞惡之隱也必其一言一行反之此心而垂媿而後可爲有恥之士此聖人言有恥而必實之以行己也

王方麓曰所以能不辱命者必有處事通變之才而不失乎義理之正誠能動物於未言之先周知乎四方之故而能盡乎物我之情然後足以外通鄰好內安社稷如是然後可以不辱君命故曰其材足以有爲

王船山曰士之所以爲士孝弟其本也言行其實也而所尤切者莫大於喪可恥可辱之志節以卓然自

拔於流俗之中自廉恥道喪而利祿重於是乎士行
毀敗雖大倫虧損虛詭垂實而猶自命爲士故聖人
之取舍必嚴於此 夫子惡惡之嚴於此見之而推
其賢賤之原喪它義利而已矣義者恥之眞利者辱
之本救衰世之人心莫切於此故莫重於孝弟乃利
重而恩輕親可忘而於言行何有故曰人不可以喪
恥

楊賓實曰言必信行必果之士一則未免有徇名之
心以此示義於天下一則不顧義理之安而必爲之
此其品之所以不足貴也行已有恥者闇然自修不
動於名又知非義之可恥而不爲苟信果勇而害於
義不如垂信果也此正誠意之學閔子乃優爲之

黃薇香曰士之一己練德練才所行甚廣以有恥眚之有恥則物恥足以振國恥足以興所行之不辱者可知使事之大非特須諳練時務亦重風節懔然於此不辱能忝所恥矣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

朱子語類

時舉錄

謹厚者無益於事故有取於狂狷然

狂狷又各墮於一偏中道之人有狂者之志而所爲精密有狷者之節又不至於過激

又

萬錄

問善人胡爲不及狷者曰善人祇循循自守據

見定不勇猛精進循規蹈矩則有餘責以任道則不足狷者雖非中道然終有筋骨其志孤介知善之可

爲而爲之知不善之不可爲而不爲直是有節操狂者志氣激昂聖人不得中道而與之如狂狷尚可因其有爲之資裁而歸之中道如孔門祇顏子如此純粹曾子僂過於剛與孟子相似世衰道微人欲橫流非剛介有腳棍之人定立不住

朱子論語或問楊氏侯氏以狷爲不及非也狂者過於識狷者過於行然狂狷猶可取也至於蕪常則不可知矣故下章次之

唐荊川順之曰謹厚與狷相似而非狷狷者必乎己謹厚者役於物今人多以謹厚爲狷亦學問不明之過也

張孝先曰聖人所取於狂狷者爲其近道也爲其可

進於道也近道是其質美若進於道須有學力在
王船山曰天下之所以陷於卑下者讓古人以不可
至而退處於今世是非之中狂者不屑也行所不逮
志必取焉進而上取三代且不欲而況流俗之小功
小名乎夫子與之引斯人以不自陷溺之志則性中
高明廣大之藏尙有遇之者也天下之所以流於靡
弱者殉私利以遂其欲而假託於通人權變之說狷
者不安也心之所信行乃淩焉所不爲者生歟不以
易而況流俗之幸成苟免者乎夫子與之明斯人有
不昧清夜之心則情中好善惡惡之眞尙有在焉者
也

又曰雙峰說狂狷各有過不及處自是諦當然其下

過不及語俱因中字反形而出則是中行狂狷如三
义路狂狷歪兩邊中行在中央相似此種見解但有
影響了喪實義蓋狂狷兩分中行中立則是相敵之
勢聖道之別復有兩道其視中行既已狹隘而不足
以冒天下之道其視狂狷直爲異端背道而旁馳也
中行者若不包進取與有所不爲在內何以爲中行
進取者進取乎斯道也有所不爲者道之所不可爲
而不爲也中行者進取而極至之有所不爲而可以
有爲目如此看狂狷總是不及何所得過同此一聖
道而各因其力之所可爲而爲之不要來進便是狂
狷做得恰好恰合於天地至誠之道一實不歉便是
中行狂者虧欠下學狷者虧欠上達乃虧欠下學者

其上達必有所墜虧欠上達者其下學亦儘竄疏故曰狂狷皆不及而喪所過也

用誥謹案朱子云狂者過於識狷者過於行而此云狂狷皆不及者蓋謂狂狷爲過卽中庸賢智之過對愚不肖之不及言也謂狂狷皆不及者以道爲準的而狂狷皆有所不及也卽夫子云過猶不及之義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喪恆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蔡覺菴曰占驗也夫子以爲喪恆之人必受羞辱此理甚明人自不驗之目苟知驗之則必能恆厥德而遠恥辱矣

汪雙池曰人心與天地相似天地之道恆久而不已故降衷下民若有恆性自中行狂狷以及硜硜信果皆期喪失本性則聖人皆有取焉若乃物欲役其心私意戕其性則本性盡失虛夸僞妄何以能常夫蘊以恆而能精德以恆而能進治以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事喪大小皆必以恆心主之今既喪恆則自喪一可爲南人之言淡可味也

唐荊川曰恆者本人心常理古今聖凡不減不增惟其有占有不占是以有能恆不能恆之別而恆道實未嘗公人也聖人惟一占字動其本來媿忿之念可發淡省

潘彥輔曰論語於六十四卦專舉恆者此教人主一

也主一是下手功夫而歸宿亦在此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故下手要主一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故歸宿要主一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朱子語類

錄

大抵君子小人祇在公私之閒和是公

之同同是私之和如周而不比亦然同一事而有公私

又

時舉錄

君子之心是大家理會此一公當之道理故

常和而不可以苟同小人是做私意故雖相與阿比然兩人相聚亦便分彼此故有小利害便至紛爭而不和也

朱子論語或問呂楊侯氏說皆祖晏子之意然晏子之言乃就事而言而此章之意則直指君子小人之情狀而言似不可引以爲證也蓋此所論君子之和者乃以其同寅協恭而喪非爭忌克之意其不同者乃以其守正循理而喪阿諛黨比之風若小人則反是焉此二者外雖相似而內實相反乃君子小人情狀之隱微自古至今如出一軌非聖人不能究極而發明之也且以本朝諸公論之韓富范公上奔議論不同或至失色而未嘗失和氣王呂章曾蔡氏父子兄弟同惡相濟而其隙也喪所不至焉此亦足以驗聖言之不可易矣如此說則君子之心喪同異可否之私而惟欲必歸於是若晏子之說則是必於立異

然後可以爲和而不同也豈非矯枉過直之論哉然其爲齊景公梁邱據發之則亦切中其病耳

黃勉齋曰公則視人猶己何不和之有惟理是視何同之有私則喜狎昵所以常同樂忌克所以不和陸稼書曰君子於人不必論到有可否而後爲不同方其和而無間之時原不是同何也公也小人於人不必論到有爭奪而後爲不和方其同而無間之時亦不是和何也私也總之以理相合則爲和以私相合則爲同

王方麓曰宋杜韓范富四大賢一時竝用於仁宗之朝歐陽文忠嘗論四公爲國計事公言廷諍而不苟同然小人乃誣以爲黨何哉蓋號爲君子平管持論

固不苟合至於正理所在則又不約而同必同抑僥倖必同絕請謁固小人之所不偃也彼見其所執之同也則目以爲黨雖然豈特小人哉彼君子者固不肖苟同於君君心非喪欲也固不能盡同於君子朋黨之疑淺漸而生矣自漢而唐宋黨禍每每皆然故君心莫先於自正莫急於辨君子小人聖人比周和同二言君子小人黑白薰蕕相判之大分也使人君知其說以臨照於用人之間則可以喪漢唐宋衰代之惑矣愚讀論語至此二章以爲不獨切於學者立心制行取舍之淩而歎其亦有益於天下國家治亂得失之鑑也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

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真西山曰此論觀人於一鄉者當如是也推之於國於天下亦然夫人之善惡不同而好惡亦異故善者不善者之所仇而不善者亦善者之所弗與也若人喪善否翕然好之則是雷同干譽者之所爲孟子所謂鄉愿者也若人喪善否翕然惡之雖未見所以致之之由然其人亦可知矣故必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是其致行之美有以取信於君子而立心之直又不苟同於小人則其爲賢者必矣

馮少墟曰士君子立身惟求喪媿於鄉人之善者足矣不善者之惡不惡勿論可也若善者旣信其節操

又懼不善者疑其矯激善者既稱其寬厚又懼不善者議其懦弱則瞻耄顧後終身不成此鄉愿之不可與入堯舜之道也

王船山曰或主觀人說集注喪此意若論觀人之道則何不直觀其人之善不善而觀鄉人乎鄉人之善惡瑣屑難知一人志行分明易見故不從其說以自攷得失立論

用誥謹案或問云此章之說范謝得之雖皆以知人取人爲言然是亦可以爲學者修身之驗矣朱子蓋兼用二義集解孔曰善人善己惡人惡己是善善明惡惡著也胡雲峰云君子亦惟固吾有可好之實而喪苟合之行

則可若彼之好惡於我何增損焉皆不主觀
人爲說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
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
其使人也求備焉

輔漢卿曰君子持己之道甚嚴而待人之心甚恕小
人治己之方甚寬而責人之意甚刻君子說人之順
理小人說人之順己君子資重人才隨材器而使之
而天下無不可用之人小人輕視人才故求全責備
而卒至無可用之人

鹿伯順曰君子之心以幹天下公事爲主小人之心
以奉一己私情爲主主於天下事故非道不說而有

寸長一得皆收爲用主於一己情故非道極說而有
幹事之才者偏好苛求

又曰此所以君子在上下天下人悉入於事之一途而
治不必言矣小人在上下天下人悉入於說之一途亂
不可言矣天下人孰不避上所難趨上所易豈直壞
士習遂壞世道

朱柏廬曰聖賢之言以君子小人竝論者如喻義利
居易行險易事難說易說難事之類殆難悉數蓋欲
使人判然知所從違如南朔之殊途寒暄之異氣也
苟嗜利焉則小人矣苟難事焉則小人矣苟易說焉
則小人矣所謂終始愼厥與與君子同道卽爲君子
與小人同事安得不爲小人人知惡小人之名而不

知所戒猶病臧施而惡影之倪不可得也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張孝先曰君子循天理仰不媿俯不忙舉止自如故常泰小人徇人欲勢必趨利必附盛氣所形故常驕王船山曰不驕矣而未能泰者有之若祇在不驕上用功則且流入巽懦拘憊不驕是遏欲之效泰是存理之效須先於存理致功敦篤實光輝而於私欲起時加以克治則不驕也而實能泰泰矣而抑又不驕也和同周比俱然亦有泰而或失之驕者孟子亦微坐此病故程子言其有主角其它如顏蠲嚴光則其尤也所以中庸之教既存諸靜抑察諸動然兩者或各有未至則驕之病小不泰之病大顏蠲嚴光之所

以賢於萬石君婁師德一流也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朱子語類

萬錄

剛是體質堅彊不輟不屈毅是有奮發

作興之氣象

朱子文集

答曹晉叔

近仁之說原聖人之意非是教人於

此體仁乃言如此之人於求仁爲近目雖有此質正須實下求仁功夫乃可實見近處未能如此卽須矯揉到此然後於仁爲近若祇守剛毅木訥四字想像思量仁體恐喪是理也

又

答吳晦叔

巧言令色剛毅木訥兩條正是聖人教人實

下功夫防患立心之一術果能戒巧令務敦樸則心不恣縱而於仁爲近矣非徃使之由是而知仁也

蔡覺菴曰四者質之近乎仁者也仁任重道遠資乎力行非柔懦巧辯者所能也

黃薇香曰後漢書吳漢傳論引此經注剛穀謂彊而能斲木樸慤貌訥忍於言也論語血氣方剛詩北山國語周語旅力方剛鄭語剛四支以衛體合觀諸文剛是堅彊之名韋氏國語注剛彊也鄭君公冶篇注剛謂彊志不屈撓此剛之正訓左氏宣公二年傳殺敵爲果致果爲穀國語楚語下穀而不勇合觀兩文穀是果斲之謂韋氏國語注穀果也此穀之正訓說文穀矣怒也一曰有洩也能洩於義曰有洩所洩不合於義曰矣怒其以洩斲爲穀則同剛者堅彊而不屈撓穀者果斲而不游移此剛穀之分周書諡法彊

穀果敢曰剛說文剛彊斷也泰伯篇包注穀彊而能
淩斷也此乃統言則合

又曰中庸力行近仁剛穀者勇淩於所有事能彊恕
能公私也苟篇言巧言令色鮮仁木訥者真樸以立
心不飾僞不售欺也

陸稼書曰春秋之末漸成一利口世界莊子以利口
談理戰國策以利口議事夫子所以思木訥之近仁
然則忠剛穀者何曰此則以鄉愿多也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惔惔怡怡如
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惔惔兄弟怡怡

黃勉齋曰所謂士者涵泳於詩書禮義之澤必有溫
良和厚之氣此士之正也至於發彊剛穀則亦隨事

而著見目子路負行行之氣而不能以自克則切慤
怡怡之意常少故夫子箴之

王船山曰士而能如是以居心因而能如是以形之
容貌辭氣則氣質養於中和而不失其敦篤亦可想
其所施之不妄矣於朋友切切慤慤以義合者義之
所形喪不極也而瓊笑之情且詘於兄弟怡怡以性
合者性之所著喪不洽也而規諫之意若忘此存理
之至加以析理之精君子之所以異於野人惟吾意
而施之者也士亦求其所以能然者而已

陸稼書曰朋友性情有剛柔之不同病痛有淺深之
不同交又有久暫之不同雖皆當切慤其中分數須
當酌量

黃薇香曰集解馬曰切切惇惇相切責之貌怡怡和順之貌案切切勸競貌怡怡謙順貌見詩常棣正義所引鄭君注切切責也惇惇彊也見陳用之注式三謂切切惇惇怡怡如由學問眞積性情涵養而得之所以謂之上也

子曰善人教民七季亦可以卽戎矣

朱子語類

錄

問集注云教民者教之孝弟忠信又云

務農講武之治曰古人政事大率本末兼具

又

錄

問如何隄七季曰此等須有分明界限如三十

季制國用則有九季之會班固推出三十季果可以

有九季會處料七季之類亦如此

葉知道曰鄒魯之戰有司歿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

亦孟子所以言民親其上效其長者必有以反之也
晉文公示民信義與禮猶能致城濮之功況其大者
乎

鹿伯順曰善人教民非爲卽戎而言可以卽戎者卽
孟子王如施仁政於民可撓秦楚之意見善字中全
有本領培元氣者卽所以壯神氣也

王方麓曰教民者制田里設學校立官師教之以孝
弟忠信至於三時務農一時講武皆教也言卽戎者
見教成之效非專爲卽戎而教也言善人者見爲之
有本盡誠心愛民不能行也若桓文之節制乃是爲
戰而教豈眞知所謂教者哉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王遵嚴

慎中

曰孔子不言軍旅之事而惡夫以不教

之民戰者古之所以教民明其禮分等殺於君臣長幼之間而厚其恩愛於所以爲父子兄弟夫婦者是矣爲教如此豈爲欲用之於戰而戰有時而不可已則非素教之民不可得而用故以善人爲邦不至七季猶未可以其民卽戎也是雖君臣長幼父子兄弟夫婦之道得而五兵之器六伐七伐之訟不使目目手足素嫻而習操之而輒用之於戰亦何以異於棄是民哉

論語子路第十三

畢